

· 評 劇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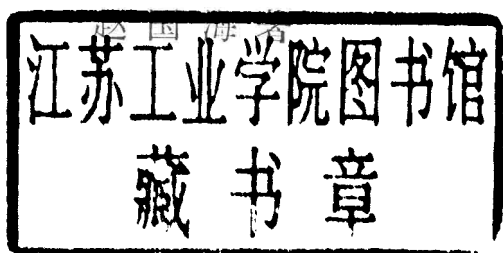
井上風波

赵国海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評 劇 ·

井 上 風 波

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4年·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桂英是个热情、沉着、阶级立场坚定的妇女生产队长。她在抗旱播种中积极组织社员，参加抗旱斗争。正当大家轰轰烈烈地进行挑水抗旱的时候，地主分子——四寡妇，利用桂英婆媳间因借井绳引起的矛盾，把井上的轆轤藏起来，企图破坏生产。桂英细致地分析了敌我矛盾的性质，领导社员与四寡妇进行了严肃的斗争，终于揭露了阶级敌人的阴谋。

井 上 风 波

赵 国 海 著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 $\frac{1}{32}$ 印张·18,000字·印数：1—11,000 1964年5月第1版
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·399 定价(7)0.10元

人 物：桂 英——生产队长，二十二、三岁
馬蜂窩——桂英婆母，五十来岁
四寡妇——地主分子，四十来岁
二排风——妇女生产组长，十八、九岁
小 宝——桂英小叔，十几岁
群众甲、乙

地 点：辽宁省西部某山村。

时 間：抗旱播种季节。

布 景：紧靠馬蜂窩菜园篱笆墙边的古槐下，有眼架設轆轤的水井。左通其家，右通田野。

〔幕启——桂英挑着水桶輕盈地跑上。〕

桂 英：（唱）万里无云赤日当空，
尘沙弥漫旱风不停。
去冬无雪今春无雨，
組織抗旱与天斗争。
机井嘩嘩翻細浪，
水渠淙淙舞銀龙。
小河潺潺穿田壠，
飞泉滾滾下山峰。
田野里紅旗飄飄人如海，
竞赛人歌声笑語似銀鈴。

山村到处春潮涌，
眼前一片火腾腾。
好一幅气盖山河抗旱景，
俱都是社员巧手夺天工。
哪怕一年不下雨，
公社照样庆丰登。
众姐妹和男队挑下战，
叫我回村借井绳。

井水越打越深，大伙叫我回来借井绳。现在到处都在抗旱，谁家还有闲绳子外借呀！（欲下又止）哎！想起来了，婆婆妈有根捆东西的旧井绳。都说我妈不好办事，我就不信，只要钥匙对簧，没有打不开的锁。（急步奔下）
〔幕后人声沸腾，社员唱起打水謠。

红旗迎风飘，嘿哟！
抗旱劲头高，嘿哟！
天不作云人造雨，嘿哟！
哪方干旱哪方浇，嘿哟！
跟天斗！嘿哟！
跟地斗！嘿哟！
斗志昂扬冲霄汉，嘿哟！
一浪更比一浪高，嘿哟！

〔幕内二排风喊：桂英嫂子……借到井绳没有？

〔桂英闻声提井绳上。

桂 英：（向后应）借到了！（欲下）

〔幕内马蜂窝喊：桂英！桂英！随声跑上，一把拽住井绳。

桂 英：妈，您不是同意借了吗，咋又变卦了？

马蜂窝：同意是同意了，你拿走了我又忽下子想起来，浇园

子还得用呢。

桂 英：澆园子，轆轤上不是有井繩嗎？

馬蜂窩：唉！天旱，井水不断往下撒，使着使着就該不够长了。你还是到队部另想办法吧。（劈手夺井繩）

〔幕内喊：桂英嫂子，你倒快点啊！〕

桂 英：（向后应）这就去了。媽，你听大伙急的都象火上房一样，先借給挡挡急吧。（馬蜂窩一躊躇，桂英抽身跑下）

馬蜂窩：（后悔不及地）桂英，桂英！（狠拍一下大腿）唉！也沒见过这样瘋媳妇，过門两天半就选上了队长，領人抗旱去了。这还不說，又把我一根旧井繩五划六划地拿走了。这可真是：老伴傻，儿子憨，娶个媳妇也少心肝。

（唱）老伴人称老来紅，

干起活計好逞能。

社里有名的五虎将，

都說他越活越年輕。

龙生龙，凤生凤，

爹傻儿子也不精。

小的比老的还任性，

竞赛榜上总有名。

爷俩已經標上勁，

誰也不肯歇天工。

新娶的媳妇小桂英，

更是一棵楞头葱。

挂了帅，領女兵，

抗旱播种打冲鋒。

又挖泉，又淘井，

推水車，担水桶，

眼熬紅，腿跑腫，
滴溜溜活象一个小旋風。
老兒子，叫小寶，
如今晚我的話也不聽。
星期天不幫我在家把活干，
支援抗旱上了村東。
一家子五口人出去兩對，
家里活累的我腰酸腿疼。

〔幕內二排風喊：桂英嫂子，這個井水干了。桂英應：走！到槐樹井去担。
馬蜂窩：桂英啊，桂英！你傻到哪儿算一站哪！園子邊上的一點水，也惦上了。哼！你想的周到，不如我來的及時。（飛身上井，搖動轆轤澆菜）

（唱）手搖轆轤澆菜園，
老和尚求雨——不離壇。
澆完頭遍澆二遍，
免得天旱菜葉蔫。

小桂英啊，小桂英！
這棋你走了馬后炮，
一步來遲媽占先。
別看你婦女堆里說了算，
想從婆婆手里奪轆轤啊？哼！
勢比登天還要難。

〔桂英領人上。

桂 英：媽！

（唱）菜園子澆了兩三遍，
您怎麼還搖轆轤杆？
快把井水讓給隊，

紧等播种丰产田。

馬蜂窩：傻孩子啊！

(唱)黃瓜菠菜才拱土，
韭菜还未割一鐮。
茄子辣椒秧怕旱，
西葫蘆最怕地皮干。
我把井水讓給隊，
用啥澆灌小菜園？
你呀！不当家不知柴米貴，
做媳婦怎知婆婆難。

桂 英：媽！

(唱)您管家倒是有經驗，
只是錯打了小算盤。
少澆遍園子損失有限，
誤播種少打糧食非等閑。
咱不能大處不算小處算，
該知道大河無水小河干。

馬蜂窩：哈哈！

(唱)媳婦來把婆婆管，
如今你可掌了權。
近水樓台先得月，
說一千道一萬我得把菜澆完。

桂 英：媽！

(唱)媳婦講的是正理，
并非無故把您難。
切莫因私傷集體，
一碗涼水須平端。

馬蜂窩：（唱）好一个黑臉包文正，
六亲不認的大清官。
众人面前你把我卷，
簡直是一步登了天。

桂 英：媽！您……

二排风：（气冲冲闖上，一把拉住桂英）井是队里的，就別和 她 費話。

（唱）老太太見過千千万，
数你办事难糾纏。
敬酒不吃吃罰酒，
要夺你的轆轤杆。

〔俩人爭夺，桂英拉开。〕

桂 英：排风，別这样。一时不通，我們要設法动員。（频频向二排风递眼色示意后，轉对婆婆）媽！

（唱）春光一刻千金不換，
总应当把生产摆在前。
权当看在媳妇面，
先讓大家挑几担。
来个人歇井不站，
然后您再澆菜園。
岂不是先公后私两方便？
免得爭搶誤時間。

〔掏出手帕递给婆婆。〕

看您累的滿臉汗，
快回屋歇歇抽袋烟。

〔勉強推下。〕

馬蜂窩：（边走边嚷）二排风！你个黃毛丫頭，這輩子你也搞不

上好对象。

二排风：一咒十年旺，神鬼不敢傍。

馬蜂窩：（聞声跑回）你說什么？

〔四寡妇上。

四寡妇：（别有用心地）唉！她說你是鬼就真成鬼了？（特別加重了鬼字語气）

〔馬蜂窩气呼呼地欲不讓，被桂英強行拉走。

二排风：地主老婆，盆沒你，罐沒你，少来多嘴！

四寡妇：是，是，是。（恨不能一下离开这个尷尬的境地，担起水桶慌不擇路下，桂英正好回来，撞洒桂英一身水，桂英忙去为四寡妇拾掉在地下的鬢花）

桂 英：（拾起还她，借題發揮地）好俏皮的一朵鬢花啊！

四寡妇：俏皮啥，不嫌样子老，送給你戴吧。

桂 英：（蔑視地）抗旱这么忙，亏你閑心大。我看多担两挑水比啥都强。快挑吧！

四寡妇：是，是，是。（担水急下）

桂 英：地主小老婆，咋忙也忘不了美。（轉对羣众）趁我媽在屋抽烟，咱們快挑水吧。

〔桂英搖动轆轤打水，羣众陸續担水下，惟独二排风在一旁生气。

桂 英：（走近前劝导）排风，平常那股积极劲儿哪去了？

二排风：多大劲儿还不叫你們娘俩給气泄了。

桂 英：鬧半天你在生我的气呀？

二排风：为啥不生你的气！象你这样处理問題我 just 不服。你婆婆那样蛮不講理，自私自利，你还慣她。看你那副可伶相！（帶三分諷刺地学着桂英的腔調）

（唱）权当看在媳婦面，

先讓大伙挑几担。

当干部講的是一是一，二是二。对你婆婆这种人就得針鋒相对。看你那小嘴甜的：媽、媽的沒完沒了！今天若是我媽，哼！非得狠狠地当众批評她一頓不可。

桂英：瞧你这两片刀子嘴。气話說完了嗎？

二排风：說完了。咱是个炮筒子，不象你那么拐弯抹角地有耐性。

桂英：二排风，批評过你几回了？老毛病就是不改。十个指头都不一般齐，何况老人們都是从旧社会爬过来的呢。对这样老人，我們得一教二帮，耐心說服，不能不講方式啊。

二排风：（会意地笑了。猛然摟住桂英的脖子）桂英嫂子，我改，我改。这张破嘴，就是管不住！

〔二人笑，担水下。

〔馬蜂窩余气未消地手拿烟袋上井，发现井水被打干，不禁一怔。

馬蜂窩：啊！他們把水挑干了。唉！我这是中了儿媳妇緩兵計了。（赌气坐在井台上抽起悶烟。四寡妇一探头，把怀抱的一只鷄放进菜园里。馬蜂窩听見小鷄叫，驀地跳起）这可真是禍不单行啊，誰家該死的鷄进了我的园子？等我抓住你，非把毛拔光不可。（吵呼巴喊地跳进园子去寻鷄）

〔四寡妇鬼祟地溜上。

四寡妇：（念）明枪火炮不敢放，
放支暗箭来栽赃。

这法真灵。放只鷄进园子，就把老婆子給引走了。
这园子、井，过去都是我的，你們休想擎現成的。

（唱）看見园子井和地，
仇恨时刻心头記。
过去祖輩給我扛活，

如今受他們下眼氣。

怒火燒胸難平息，

再也無法忍下去。

明着不敢打撥回，

暗中想條絕戶計。

（四周一視）過去我吃的肉，穿的綢，熱天看螞蟻上柳樹，冷天不離熱炕頭。三十年不下雨，也用不着我担水呀！如今可好，只許老老實實干活，不許亂說亂動。這份氣我算受夠了。（張望無人）這可活該了，老的攆鷄去了，少的担水還沒回來，正好趁機行事。抗旱增產這出戲該煞台了；我給你們換一出牛犢子拉車——亂套戲。（匆忙打滿兩桶水，把轆轤藏進馬蜂窩的院，急担起水桶）這回，我叫你們南天門打碗——沒處找碴去。（急下）

〔小寶上。

小 寶：（數板）水車响，機井叫，

抗旱不分老和少。

紅領巾，不示弱，

哪里需要哪里到。

我叫小寶，老師領我們在男隊支援抗旱，水斗子壞了，叫我回來借一個。（上井）啊！水斗子叫誰拿走了？（向院喊）媽！（進院，片刻提水斗子上）誰把斗子藏在胡同干啥？這一定又是我媽干的。（猛勁往肩上一背，從斗子里掉出一朵鬢花）哎！這是誰丟的鬢花？啊！准是我媽在井上撿的。老師常說：撿到東西要物歸原主。我還是把它交給老師。（下）

〔二排風上，見轆轤沒了，一驚。

二排風：好啊！不讓你澆園子就摘斗子，分明是過年穿靸鞢

——穷攪(脾)。今天豁上命也捅这个馬蜂窩！

馬蜂窩：(上，正好听到)好啊！丫头片子，你敢罵我。

(唱)二排风，你真凶，

死猴丫头成了精。

有能耐和我当面使，

暗地罵人算什么英雄。

称四两棉花紡(紡)一紡(紡)，

我可不一盞省油灯。

猴丫头：你胎毛未退就想捅馬蜂窩？呸！我可不蜇烂你。

二排风：少来敲山震虎。告訴你說：沒长弯弯肚子也不敢吃你这把镰刀头。轆轤呢？

馬蜂窩：好啊！你这是成心找碴啊。

二排风：別耍刁！快把轆轤交出来。不然誤了播种你可要負責。

馬蜂窩：哈哈！不怪說善門难开呀，看在我儿媳妇面上才把井讓給了你們，沒曾想燒香惹出鬼来，跟我要上連环計了。

二排风：到底誰耍連环計？你弄的鬼你心里明白。

馬蜂窩：二排风，你这是成心想赶尽杀絕呀。老娘和你拚了！（鐵虎扑食般地朝二排风扑去）

〔桂英同羣众上，赶忙拉开。〕

桂英：媽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
馬蜂窩：她硬賴我藏了轆轤。一不好吃，二不好嚼，我藏它干啥！

二排风：自私自利的人只顧肥己，不管公社！

馬蜂窩：(再次扑上)你別血口噴人。走！咱俩上大队講理去。

〔桂英再次拉开。〕

桂 英：媽，狗吃不了太陽。事有事在，真的假不了。轆轤到底哪去了？

馬蜂窩：怎么，你也跟我要？这可真是官向官，吏向吏，木匠向着拉鋸的呀。我問問你：队里出多少工分雇我給你們看轆轤？

四寡妇：（趁机钻空，故意挑起风波）別吵了。轆轤沒长翅，反正飞不远。

群 乙：（正中其計）对！干脆挨門找。

〔二排风帶几个羣众下，馬蜂窩跟下。〕

桂 英：方才誰先回来的？

群 甲：四寡妇。

桂 英：（問四寡妇）方才你用啥打的水？

四寡妇：（故作鎮靜地）轆轤啊。

桂 英：你打水时，我媽在井边沒有？

四寡妇：她正在园子轟鷄呀。

〔桂英一时难下結論，反复沉思。〕

〔羣乙喊着跑上。〕

群 乙：桂英嫂子！桂英嫂子！你快去看看吧，大嬸和二排风又吵起来了。

桂 英：为什么？

群 乙：还是为那个轆轤。

桂 英：怎么，轆轤找到了？

群 乙：在你們房后胡同呢。

〔桂英急下，在下場門遇見二排风和馬蜂窩，她們揪拉着吵嚷上。〕

桂 英：（劝解地）有話慢慢說，这是干什么？

二排风：真脏实犯，賴也賴不掉。

馬蜂窩：別平白无故冤枉好人！分明是你想找我小腳，故意給我栽的贓。不然你咋進院就直奔胡同了呢？

二排風：你別無理辯三分！轆轤在你們胡同放着，舌頭再硬也鉗不過腮幫去。

〔羣衆議論紛紛，四寡婦乘機煽動。

四寡婦：這是出在幹部家了，若換別人還不得送到公安局去……

群 甲：幹部家就沒王法了？如今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國家，不是在舊社會。

桂 英：大家說的對。法律不講私情，誰家人也不能特殊。

群 乙：國有國法，社有社章。今天非得處分她不可！

群 甲：桂英，你是隊長，你說咋辦吧？

〔沒等桂英說話，四寡婦搶先發言。

四寡婦：（丟好地）這讓隊長怎麼說，天快晌午了，我看咱們先散工。容隊長想想，下午再說吧。

〔部分羣衆隨聲附和地騷動起來。

二排風：（見桂英沉思不語，幾乎都氣炸了）別胡說！破壞生產不是小事，今天不弄個水落石出，誰也不能走。

四寡婦：（拉着長聲）好！那咱們就把眼睛擦的亮亮的瞅着。

〔羣衆七嘴八舌，一時很緊張。

桂 英：大家別亂，我們一定要把這件事調查清楚，嚴肅處理。

二排風：還調查什麼，禿頭上的虱子——明擺着呢。

四寡婦：隊長平常處理問題挺干脆，今天這是咋的了？唉！這是清官難斷自家案哪！

群 甲：那是舊社會的說法。只要打開情面，我看什麼都能解決了。

二排风：（急的直躁脚）我的队长，听听大伙都在说什么！你咋还不表示态度啊。

桂 英：事情很复杂，要仔细研究一番。

二排风：调查呀，研究啊！总这样含冰不吐水，还搞竞赛不？干脆，你若觉着情面难却，就把她交给我，和她上大队解决去。

馬蜂窩：（疯似地扑上）走！上大队也是你的三八二十四。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！就这样不清不白我还不干呢。

桂 英：（拉开，意味深长地）这戏够热闹了，你们咋不看火色呢。

二排风：（没理解桂英的意思）看啥火色，快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！你说咋办？

四寡妇：（无孔不入地）光说不成，谁黑脸，谁白脸，到节骨眼就看清了。

二排风：呆着你的！这没你说话的地方。

四寡妇：好！不叫说话咱就不说。（向群众）大伙看见了吧，多嘴有啥好处。这是人家干部之间的事，不许咱们插嘴。快到井台上歇着来吧。

群 乙：你歇起了，我们可歇不起。耽误了丰产田播种，秋后少打粮谁负责？

群 甲：是啊。桂英，你是一队之长，就快点决定咋办吧。

桂 英：大家放心！政策没亲厚，公事公办。（转向馬蜂窩）媽！

（唱）轆轤虽小事件非轻，

若是你做的就快认承。

当着群众作检讨，

知过必改接受批评。

果真不是你所做，

也要把道理講說清。
事關重大不能馬虎，
別忘了咱是翻身的老貧農。

馬蜂窩：（委屈地）孩子！

（唱）媽不是杆沒星秤，
怎能干這樣損事情。
儘管調查儘管訪，
黑白遲早會分明。
若查出是媽搞的鬼，
誤工賠產我一身担承。

桂英：這可就怪了！

（唱）婆母聲聲作保證，
其中必定有隱情。
事件出的真古怪，
平地風波是誰生？
情況一時難斷定……

〔四寡婦忍不住地在羣眾中煽動，井台上人羣又騷動起來。羣眾頻頻追問桂英。〕

羣眾紛紛鬧轟轟。
事越複雜越應穩定，
要為羣眾拿章程。
莫辜負黨的委托社員重用，
誓把此事查對清。

〔幕後一陣急促的鑼鼓聲。男社員喊：二排風……小心拿走你們的紅旗。〕
二排風：（向桂英）聽見沒有？男隊要拿我們的紅旗了。你先
領人去搞競賽。我到大隊去找老書記。（欲下，被桂英攔住）

桂英：排風！